

今天的你离纯真有多远

□ 邓中肯

有个小镇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田里的农作物都快要枯死了。一个牧师召集镇里的人一起来教会祈雨。在拥挤的人群中站着一个个子很矮的小女孩。这时，牧师指着小女孩说：“她的行为令我感动！”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指向小女孩，原来小女孩带着一把小雨伞。

也许你也听到过这个小故事，但未必牢牢记住了这个带着雨伞来祈雨的小女孩，一如镇上的那些居民早已丢失了那份宝贵的纯真。纯真的“纯”意味着什么？就是坚信而不怀疑，纯粹而没有杂质，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说的“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转弯”。

我在一本杂志上还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女子搬到一间公寓，对门住着贫穷的母女俩。一个风雨交加的台风夜，熄了灯，四周顿时一片漆黑。于是，年轻女子点了蜡烛。对门小女孩在外面敲门：“请问阿姨你有没有蜡烛呀？”年轻女子心想，这穷人家一定是来跟我要蜡烛的，就回答：“没有。”女孩在门外大声地说：“阿姨，我就知道你一定没有蜡烛，我给您带来了两根。”年轻女子听了，打开门来，不禁搂着女孩失声痛哭。年轻女子为什么要痛哭？兴许是黑夜风雨中因恐惧而得到了帮助，兴许是孤身在外而刹那得到了关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她别人心怀猜忌的时候，别人却毫不怀疑地对待着她。

面对这两个十分纯真的故事，你就不觉得脸红心跳吗？拿这两个小女孩来对照对照自己，想想今天的你离纯真有多远了。你对自己的信仰真有故事中那小女孩般的坚定吗？你对别人的信任真有故事中那小女孩般的纯真吗？

其实想一想，曾经的你我是一样的纯真、善良与无私。曾经那么纯真，因为我们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不带丝毫的掩饰；曾经那么的纯真，因为我们还小，什么都不懂，见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懂什么是谎言；曾经那么的纯真，因为我们相信童话，相信嫦娥奔月，相信精卫填海，相信天上有神仙；曾经那么的纯真，因为我们不懂爱情，以为在一起就会很幸福，能

一起走到天荒地老；曾经那么的纯真，因为我们相信朋友就是朋友，可以同甘共苦，永远不会骗你，永远不会出卖你……是什么时候，你学会了掩饰，变得圆滑？是什么时候，你不相信爱情，又失去了朋友？是什么时候，你抛弃了梦想，变得很现实？扪心自问，失去了那份纯真，我们都成不了那个看穿“皇帝的新装”的小男孩。

毋庸置疑，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是纯真的，人先天的本性原本是无私的。但是由于后天形成的世故，开始有了私心，变得自私自利，于是学会保护自己，担心受到伤害，做事讲究功利，衍生出怀疑、猜忌、防卫和作假。最可怕的

就是人一旦失去了“纯真”的本性，取而代之的就是欺骗、虚伪、自私和贪婪。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只有永葆童真，才不会使人性沉沦；要学会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不要被物质化、功利化的世俗所污染和“硬化”了纯洁的心灵。

记得小时候在乡下老家过年时有一个习俗，就是大人手里拿着一张手纸，趁小孩子不注意时猛擦一记嘴巴，称之“揩屁股”，意思是小孩子有时说话毫无顾忌，倘若冲撞了神灵，就权当是童言无忌，不作数。殊不知，那些大人们的心灵早已“提前硬化”，已经不稀罕“童言无忌”了。但愿我们一直向小孩子学习、看齐，始终保留着那份人性中最宝贵的纯真。



石畔菊黄 曹明华 作

戏

□ 徐卫卫

王蔚与林荪站在一张金属大床上。两人左手与右手的小拇指上都系着花手绢。

两张小嘴唧唧呀呀唱着曲子。有时候一起唱，有时候你一句我一言交替着唱。她们边唱边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她们扮演着互为关联的两个角色，或是青衣，或是花旦。

她们心里没有老旦也没有武旦，更没有彩旦。

其实，她们并不知道什么是青衣什么是花旦。

她们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旦。

至于生旦净末丑，那也是她们好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当年她们只是将从戏台上看到的，她们认为最好看的角色挑出来模仿。至于这青衣这花旦有什么喜怒哀乐，这青衣这花旦经历过哪些悲欢离合，她们并不懂。

她们也不懂得什么是戏剧，什么是人生。她们也不会去思考舞台与社会的区别。

事实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完成从不懂到懂、从不思考到思考的蜕变。这是题外话。

再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光阴里。

两个孩子在大床上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她们不懂戏，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彼此都十二分地入戏。她们将一出出戏浑然天成在了她们的童年里。

两个孩子中的那个“王蔚”，就是我。

其实那时候户口本上的“蔚”还在，但姓氏已经改了。不过这也并没有给左邻右舍带来改口的麻烦，因为他们依旧可以唤我“Weiwei”。

只是外祖母还是习惯性地叫我“王蔚”。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外祖母是陪伴我最多的人儿。

林荪后来的名字也改了。但我还是习惯唤她林荪，直到如今。

之后读小学了，我和林荪还是在一个班。

我和林荪都是三好学生。

三年以后，开始了一场大运动。

我和林荪一起写大字报。她写字，我画画。

我画工人叔叔的大拳头，也画额头上有三道皱纹的启蒙老师。若干年后，我用“戏剧性”来形容那段岁月，我将那个大拳头和那三道皱纹深深刻入我的心底。

某日放学回家，看见两个卧室——有金属大床的主卧和有雕花木床的次卧，一些家具被贴上了白色封条。没过几天，我的名字在户口本上被再一次改动了。

那个“蔚蓝色”的“蔚”，那个“云蒸霞蔚”的“蔚”，那个可以用来表示“文辞华美”的“蔚”，消失了。至此，在我出生时被录入户口本上的那个名字，连名带姓，彻底消失了。

与此同时，那个被我和林荪在一个又一个寒暑假用水袖和童音装扮而成的戏台，也不复存在。

道有一天我会不会一时兴起就将这出戏写出来呢。

若干年后，盛夏的一个上午，外祖母在好几十人的送行下，去了我无法抵达的地方。

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到《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时候要找到一片可以让我与林荪读得入迷的纸，也不容易。

所以，我也就没有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抬头望天，没有试图在这无边的黑色中找到一颗划着一道细长红光渐渐滑下来的星星。

自然，我也还来不及读到七年之后被一代人津津乐道的，题为《一代人》的诗歌。诗歌很短，总共只有两句。一句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另一句是“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当然我更来不及知道，十几年之后，诗人会放弃抬头望天而选择离去。

所以，当我走在被夏日炙烤得快要冒烟的通往郊野的小路上时，我并未想着个小时之后，我能不能仰着头用我黑色的眼睛，在无边的黑色中找到一道光。

那天上午，林荪也在好几十人的长队里。

有一程，我的手和林荪的手紧扣在一起，两只手的小拇指上都没有花手绢。那缕系着花手绢的光阴，绵绵长长地留在了身后，再也踩不着它，却也从未消失过。即便如今我已叩开了古稀之门，不用回头我也知道，那悠长悠长的光阴，就在身后。尽管那戏已经落幕。

岁月比戏台上的帷幕沉重多了。但无论日子如何，时间的钟摆一如既往地轻快。人尚未觉察，它就轻轻悄悄地一寸寸走近又一寸寸地溜走了。当年朱自清先生的日子怎样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没有影子，半个多世纪前我的童年，亦如是。

通常，时间给人的感觉是某种轮回。

时间的轮回，可以用日月交辉、四季更迭来形容。这是时间上演在天地间的一出大戏。人的一生如同多幕剧，每一次拉开帷幕的那一刻，已与上一出戏隔了千山万水。

每个存在于时间中的人，都无法在这出戏中走向幕启时的那个场景。从古至今，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之前走过的任何一段光阴里，例如再次进入某一天的日头之下，或某一夜的月华之中。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某个傍晚，我在某幼儿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中读到了下面的文字——

国学经典诵读参考篇目：

《论语》《三字经》《千字文》《诗经》《孟子》《弟子规》《唐诗》《宋词》《笠翁对韵》《大学》……

那一刻我吃惊了。今日孩子们的戏台子，与当年我和林荪边唱边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的那个戏台子，可不是隔了千山万水。

《诗经》卷首的《关雎》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

人物、地点、事情都交代清楚了，音、诗、画也尽在其中了。

那一刻我问自己：

若是时光倒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与林荪将如何在大床上演绎鸟儿的爱情故事？

我与林荪是否能确定其中的一只鸟儿是青衣还是花旦而另一只鸟儿又属于什么角色？

……

此刻我一边想着一边在键盘上敲字。

敲着敲着，我哑然失笑了。

那年的我那年的林荪，不会想那么多。

那年的我那年的林荪，只需将“水袖”甩起来就是了，只需将“关关”唱出来就是了。

那“水袖”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那“关关”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那“戏”是想怎么演就怎么演。

随编，随唱，随演。太痛快了！太过瘾了！我继续在键盘上敲字。

我想象着今天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排练场上七嘴八舌地向老师提问：

“小洲上雎鸠只有两只吗？”

“雎鸠会不会把蛋下在水里呢？”

“雎鸠吵架时的‘关——关——’和它们唱歌时的‘关——关——’是一样的吗？”

……

旋即我跟自己说：呃，你想多了。

可不是我想多了呢。

这次的经典诵读活动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孩子们或许并不真正懂得那些诵读篇章中蕴含的深意，他们的努力更多是源于外界的期许——老师的期望、家人的承诺，或是那份对认可的渴望。在这样的情境下，孩子鲜有机会去感受文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声音虽在回荡，却少了几分发自内心的共鸣。

当年我和林荪一起唧唧呀呀的时候，纯属自娱自乐。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大人的要求或奖赏。那快乐，真是纯粹。那快乐，也真是快乐。

但这样的快乐并不常有。那时候的一些戏，帷幕过于沉重，绝对不是王蔚和林荪们能够自如开合的。

至于现在孩子们的戏台，虽也声色飞扬，光影交错，却是难得一见生命的鲜活，灵魂的有趣。

写到这里，心里突然觉着有些堵。

想起了之前从一本书里读到过的文字：“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想着，我得将这一时刻的光阴紧紧攥在掌心里，上苍留给我的时间毕竟不多了。

又想着，孩子们更要紧紧抓住这光才是呢。光向着哪里行，孩子们也跟着向那里行。若此，真正的好戏，还怕看不到吗？

当年王蔚与林荪将水袖收回掌心，一出戏到此就收住了。今晚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到此也收住了吧。

七绝·陆维钊水墨画意组诗

□ 刘宗德

序

贯耳雷声三艺精，传神最数是丹青。峥嵘纸上山川气，宛转枝头小鸟鸣。

墨竹

森森凤尾绿连荫，拔地成长戏水滨。借问孰高还孰下，此君个个是虚心。（后两句是作者原画题句）

早梅

冬林寥落雪霜后，浅草细腰还未伸。百丈冰寒梅早发，东风先占一枝春。（末句为原画题句）

芙蓉

赖已蓄芳岁末前，芙蓉欢放腾春妍。动人颜色添娇贵，袅袅身姿惹人怜。（次句为五个藤题句）

拳石水仙

周拥坚岩细翠枝，水仙拳石判妍媸。石兄不是勤呵护，花妹安能展丽姿？

天香国色

飘香吐艳牡丹王，瑶圃仙姿压众芳。解否画家言外意，民生国运总隆昌。

擎天苍松千尺劲

苍松挺立欲擎天，势逼行云立岭巅。泉下杜陵堪告慰，劲松千尺耸人前。（杜甫诗有“新松恨不高千尺”句）

古柏

古柏岁寒知后凋，凛然气节感云霄。笑看往昔妖烧者，匿迹销声悲寂寥。

清峰斜阳

晴云缥缈敛清峰，和煦山阴夏夏风。薄暮冥蒙林霭起，斜阳行色自从容。

溪山苍烟

远观近赏细描临，师法自然体验深。溪山苍烟存真概，笔墨纵横写我心。

深山亭阁

路转峰回境万千，屋檐掩映树林间。欲寻雅趣归山者，君到此中大有缘。

大拇指缺席的日子

□ 夏春燕

那天外出时，我一时心急，徒留一手湿滑。最终只能望着那条依然滴滴答答淌着水的毛巾兴叹，把它勉强搭上架子。它软塌塌地悬在那里，像极了此刻的瘫软无力，心下垂泪。

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

那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收缩。先是钝重的撞击，紧接着，一道尖锐的、几乎撕裂般的剧痛自指尖炸开，迅速弥漫全身。我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整个人蹲在门边，三十好几的人竟任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那只手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只剩下灼热的震颤，一下一下，如一颗心跳般猛烈地撞击着每一根神经。